

冯渊专栏·原乡物什

山川故园

小说世情

# 碾子飞起来了

我打个谜语你猜猜：一头壮猪，两个屁眼，是个石碾子我不跟你讲。

这个谜语要用吾乡方言来读才押韵，“眼”读ng àn,“讲”读q àng。大人常常用这个谜底就在谜面的谜语来逗小孩。

每个村子都有石碾子，放在稻场上。没人偷拿，几百斤呢，拿也拿不动。石匠用一块大圆石凿出来，还在碾子身上凿出了一道道棱。两头的眼套上木框，人或者牛就可以拉动了。

这东西北方叫碾子，也写作碾碾。表面有棱的，用来脱粒；表面光滑的，用来碾粉。

黄豆成熟了，用连枷打；芝麻结实了，拿着芝麻秆一敲，芝麻就掉下来了。

油菜籽要揉，反复揉搓，美开了，菜籽就出来了。

麦子则可以用有棱的石碾来脱粒。有棱，就有缝隙，不会将麦粒压碎。

盖房子打地基、切土砖之前压实泥土，都要用到石碾子，虽然笨重，但圆溜溜的外形可以减小摩擦力，人或者牛都能拉着它跑。

没有玩具的时候，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玩具。小孩子带着一群小孩子，推动石碾子，沿着稻场跑，笨拙的石头在欢笑里变柔软了。汗水滴在石碾子上，都能开出花来。有月亮的晚上，捉迷藏累了，可以坐在石碾子上歇息，一个石碾子可以坐七个小孩，挤挤挨挨，就是快乐。

石碾子是农具，也是玩具。好多年后，我还经历了石碾子的一次蜕变。

石碾子在稻场上可以给麦子脱粒；石碾子改成铁碾子，装在打稻机里，成为滚轴，靠曲杆传动实现悬空转动，来给稻子脱粒。人一上一下踩着踏板，带动滚轴飞速转动。小孩子在平整的稻场上，踩着踏板让打稻机空转，听滚轴发出欢快的轰鸣声，是一件很好玩的事。但是打稻机陷在泥水里，要将一大扑带着禾秆的稻棍压在滚轴上，再踩动踏板，让滚轴飞转，就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了。压重了，根本踩不动踏板；压轻了，脱粒效果很差，谁舍得将丰收的粮食浪费掉？

于是拼了命地踩。一扑下来，心跳急速加剧。我平日里在学校教书，收割时才下田，干农活的能力有限，碰到和母亲一起踩踏板时，母亲就使劲踩踏板，想减轻我的负累。我怎么忍心让母亲一人多出力，又拼命踩下去，这样打稻机就发出巨大的轰鸣，稻谷飞溅，汗如雨下。

弟弟看着我，说，哥，你不用上蹿下跳的，慢一点，打稻机要匀速运动。弟弟体质比我好，他猛可里踩下去，我就被踏板带起来了，可以省很多力气。

父亲说，这样不行。父亲在供销社上班，我们父子仨都不算壮实劳力，这样打稻都会累坏的。趁休息，他盯着滚轴看了半天。

这有什么门道吗？我问。

有门道。滚轴和石碾子就是一类东西，牛可以拉石碾子替换人力——

难道让牛来踩打稻机？

你，书念到脚肚子里了。你看，我们家有一台抽水用的水泵，一台犁田用的手扶拖拉机，都用柴油机作为动力。你明白没有？

明白什么？我瞪着眼睛看父亲，难道你想用柴油机带动打稻机，不用我们踩踏板了？

为什么不可以？

父亲第二天就将机器改装成功了。拆下踏板，买来一圈新的皮带，一头套在柴油机的转盘上，一头套在打稻机的滚轴外盘上。

父亲发动柴油机，滚轴飞速运转起来。我们只需要将稻扑放在滚轴上就行了。打稻，重新变成一件省好玩的活儿。

这是1988年的事。

村子里从来没有人想过用柴油机带动打稻机实现简单的机械化。这并不是什么繁难的创造，多少年了，为什么别人不这样做呢？

这要耗柴油，有力气的人不惜力，惜钱。你以为这是你爸了不起的创造？母亲不以为然。

哪怕只是一个碾子，也很有门道。想到就做，就不用吃这么多苦头。父亲沉浸在自己的发明里。

不久以后，家家户户都将柴油机绑到打稻机上了。



冯渊，望江人。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教研员，正高级教师，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。2022年起，在《文汇报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上海文学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美文》《飞天》等报刊发表作品近二十万字。

# 春戏

李运明

出了正月，寒气未退，田不该犁，种不该播，正是农闲时候，乡村里开始唱起春戏来。

春戏往往先从一个集镇上唱起，集镇上逢庙会，为了招徕客商，提升人气，就请来戏团唱个三五天的大戏。请戏团，人们不称为请戏，而是称之为写戏。“写”来的大多是河南的一些戏团，有豫剧，有曲剧，有时候还能请到马金凤、刘忠河这样的名角。有时也“写”安徽的一些戏团，有黄梅戏，有泗州戏，也有二夹弦。集镇上唱罢，周边的一些村队会接力似的接着唱。

戏台通常搭在村外的打麦场上，有一人多高。戏一天有两场，白天的上午开唱，称为白场；晚上的称为夜场。唱戏的日子，人们有骑自行车的，有拉架车的，有步行的，还有提着小板凳、扛着大条凳的，从四面八方潮水般地向戏台涌去。戏台上锣鼓一响，路上的戏迷会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，那些家里没忙完家事的，心里像猫抓似的，三下两下收拾收拾，也会匆匆往戏台口赶去。

开戏了，戏台上演员们随着二胡和锣鼓的伴奏唿唿呀呀有板有眼地唱。台下观众黑压压的，前面的坐着，其次站在地上，后面的光能

听到却看不到，索性就站在板凳上或者架子上，有的则爬到场边的麦秸垛上，还有的甚至爬到树上。人们一边听，还一边评论着，不是这个演员的唱腔好，就是那个演员的扮相好，或者武生的武把子耍得好。

小孩子最会凑热闹，有的在戏台边上趴一圈，有的依偎在大人怀里，不管听得懂听不懂，大人叫，跟着叫，大人笑，也跟着笑。有的在大人怀里老实一会儿，就哼哼唧唧起来。大人知其意，到外围称一把花生或者买两个花米团就安抚好了。

夜场比白场人多，也更热闹。喜欢夜场的有小商小贩儿，他们在人群外围，挂一盏马灯，支开小摊，有卖大碗茶的，有卖炒花生的，有卖花米团儿的，有卖油酥麻花的，也有卖针头线脑的。最喜欢夜场的当属一些小年轻。男孩早给女孩捎了口信。他们来到戏台口不是为听戏，而是来约会，两人对了目光，就悄悄地往一块儿凑，不多会儿，男孩就悄悄地牵了女孩的手，然后就转出人群，往黑影里踱去，谈论终身大事去了。

春戏唱得多的，当属包公戏。听《秦香



锦绣大地  
李海波  
摄

信笔扬尘

# 且换春衫薄

王缘

小时候，我总盼着换春装，还在隆冬时节，就生出春衫薄的念想。经过服装店的橱窗，里头的模特早已换上时兴的春衣，衣料轻盈，格外亮眼。这反衬出我身上冬衣的笨重，它像一层厚皮毛，把我裹成了一头熊。我一遍遍地追问母亲何时才能穿春衫。母亲每次都讲，还早。我就盼啊，等啊，催着春天加紧脚步跑来。

“春捂秋冻”母亲总是把这句话奉为圭臬。天气和暖，穿冬衣都出薄汗了，母亲才会打开衣箱，柜子，把一家人的衣服、被褥，铺满一整天的时光。穿了一季的冬衣有序退场，穿脏的跳进洗衣机，干净的缩进床底，收纳箱。母亲的手温柔地对折、堆叠，像是在跟它们正式告别。接着，沉睡的春衫倾倒在床上，流水

一般洒开，缓缓醒过来，散发出樟脑的气味。母亲拿起来，往身上比一比，关于春日的回忆就涌了出来，漾起一个又一个灿烂的笑。

这是母亲的整理时光，更是我的寻宝时光。我在挨挨挤挤、重重叠叠的衣物间翻找着、把玩着，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，看什么都新鲜，每一件都是宝。我抽出母亲压箱底的旧旗袍，找到混在衣服里的首饰盒、集邮册和笔记本，翻看得眼花缭乱。我用羡慕的口气说：“您怎么这么多好东西呀？”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告诉我，“等你长大都送给你。”惦记母亲宝贝的我，又开始盼着长大了。

没一会，母亲的衣柜就被颜色鲜亮的春装堆满了，整整齐齐，就像变魔术。她又打开我的

人间小景

# 天南地北家乡人

张全金

家乡人曾多以“卖袋”（从事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）和做小吃为生，足迹遍布全国各地。善于社交和营销的乡亲，袋卖得好；内敛守成的乡亲，馄饨水饺“下”得好。家乡人从事塑料职业比小吃营生早，我的爷爷是第一代“卖袋”人，在家庭作坊生产模式的1980年代，生意做得小有规模。待到我的父辈们接班，均因不擅交际，接不到业务，不得已回归母家。

2000年前后，在外从事馄饨水饺等小吃营生致富的亲朋好友越来越多，父辈们陆续走出家门外出到江浙、福建沿海一带，摆摊卖小吃。村里只剩留守老人，到了春节，青壮年归来，家人相聚一堂，乡村才恢复往日热闹。

在信息闭塞的乡村，我喜欢听大人们讲述在外闯荡的奇闻趣事。法治和市场规则不成熟的时期，“跑塑料”怕遇到骗子，血本无归；“跑场子”怕遇到“抢场子”，人财两空。我的大伯忠厚老实，“跑塑料”被骗几次之后，心灰意冷，重新拿起了锄头种地。同村伯伯谈起当年摆摊创业经历，仍心有余

悸。同行嫉妒生意好，唆使社会不良分子抢他的摊位，最终在警察保护下，站稳脚跟。那些在外闯荡的家乡人通过不断努力，踏出了一条走进城市的康庄大道，在他们的带领下，亲朋好友们陆续走上致富之路。

“跑塑料”的老乡拿到的订单越来越多，家庭作坊开足马力也跟不上了，他们开始租房生产，又跟不上了，于是买地自建厂房，就这样将作坊慢慢盘成了企业。“跑场子”做小吃的老乡，多为夫妻店，本小利薄，但经过天长地久的累积，慢慢也在城市里买了房子，扎下了根。一次，我出差到湖南湘西一个偏远的县城，在小摊上吃馄饨，摊主一张口，我便听出了乡音，聊了两句，才知道真是家门口人。面对我的惊讶，摊主怪怪地笑道：不要低估家乡人在外谋生的影响力，你去超市买个东西，会发现购物袋就是我们老家生产的，只要你愿意联系，全国各地都有招呼你的小吃摊主。吃苦耐劳的家乡人，用一条条小小的塑料袋造就了规

范。人们对忘恩负义的陈世美气愤难平，对秦香莲同情叹息，对包公刚正不阿铡杀陈世美拍手称快。听《铡包勉》，人们对包公清正廉明，不徇情枉法，赞不绝口，又对包公为嫂娘赔情而唏嘘感叹。听《狸猫换太子》，更让人揪心，看刘娘娘和郭槐狸猫换太子，人们对刘娘娘和郭槐的作为义愤填膺，又为李娘娘和幼主的命运提心吊胆，及至包公出场，路遇李娘娘拦路鸣冤，包公受状查明沉冤，最后迎李娘娘回宫，斩郭槐，贬刘娘娘，方才大快人心。

除了包公戏，《穆桂英挂帅》《对花枪》《卷席筒》《王宝钏住寒窑》等也都是人们喜爱的剧目，虽然耳熟能详，但依然百听不厌。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有《墙头记》。《墙头记》讲的是大乖、二乖兄弟二人按月轮流赡养年迈的老爹，一次适逢大乖小月赡养，当把老爹送到二乖家时，二乖两口子认为大乖得了便宜，不肯接纳。大乖就让老爹骑在二乖家的院墙上，对老爹说：“要掉你就掉到墙里去，可别掉到墙外来。”听到此处，人们先是笑得前仰后合，接着就是骂不迭声，还联系现实，数说着前村后店的“大乖二乖”，末了还逗身边的孩子：“长大了，你是要做大乖，还是要做二乖？”孩子往往会豁着一颗门牙细声细气地回答：“他俩，我谁都不做！”周围响起一片赞许的笑声。

人们就是这样，戏里看角色，褒贬善恶美丑；戏外品人生，评议现实里的是非长短。春天如果听了几场戏，心田里就仿佛春风刮过、春雨滋润过，一经播下希望的种子，就等待着春暖花开吧。

# 王婶

余清平

太平庄的王婶每年要去一次省城。她到省城看儿子的。

王婶今年六十五岁，身体硬朗，丈夫十几年前去世，儿子在省城工作。农村人不打麻将，不串门，不进城，就会闲得慌。王婶就这些爱好，但她自有消磨时间的办法。丈夫去世那几年，她喜欢养猪，肥肥的猪，嗷嗷叫，很喜人。王婶养的猪不多，就一头，不吃饲料，专门吃她扯的野猪草和种的玉米、大豆。猪苗也不是城里买的，是乡下农户养的母猪生的。这样的猪肉柔嫩，细腻，香甜，煲汤、小炒、焖红烧肉，一屋子的香气藏不住，吃起来，一不小心，连舌头也会卷到肚子里。

每到腊月月中旬，王婶请人杀年猪，将猪肉用盐腌了，挂房屋横梁上熏。腊肉一般熏十来天，又黄又香，闻一闻，就给香得不知道东南西北。王婶就通知儿子回来拿。十几斤腊肉，足有一百多斤。儿子回来时也会带来很多省城的食物，分给邻居吃。

邻居李大娘直夸，说王婶养了个骄傲儿子，做警察，还管着很多人，有大出息。

王婶谦逊地说，哪里哪里，是托大家的福。

后来，农村没人养母猪了，没有了猪苗，王婶只将养猪改成种农产品。王婶种的是绿豆、黄豆、玉米、辣椒、豆角，扁豆、雪里蕻、芥菜等，这些食物蔬菜能晒干，便于储藏。

自那时起，到了秋末，王婶就开始进省城。王婶说，这些东西轻，自己拎得动，不用儿子回家，儿子忙，这些农村种的，儿子说是绿色食品，儿子、媳妇喜欢吃，也送给同事、朋友，说让大家分享母亲的收获。

王婶回家，儿子也会给她很多食品。她也挨家挨户分着吃，让村邻分享儿子的孝心。

几年前，省城通了地铁，省城到市里也通了城轨，王婶在儿子家住了十几天。儿子孝顺，特地请假陪王婶坐地铁，一条线一条线地坐。王婶回家，儿子也陪她从省城坐高铁到市里，再买了市里到县城的车票，送王婶上车。

回家后，王婶的笑，洒在村里的屋顶上、洒在村旁的树梢上、洒在村邻们的脸上。她一边挨家挨户分带回来的食品，一边讲城轨地铁的舒适。王婶说，城轨就像孙悟空，“呼”一下就跑十万八千里，地铁呢，比土行孙还快，在地下钻来钻去的，人坐在里面，不热也不闷。

可是这两年，王婶进城在城里待的时间短了很多，一般是头天去，第二天就回来，给邻居分食品时，笑容似乎被刀划了一样，有伤痕。分到李大娘家。李大娘关心地问，他婶，你没事吧？

王婶答非所问，嗨，能有什么事？是我儿子，他太忙了，太忙了。

王婶分到刘大妈家。刘大妈边接过食品边赞，呀，他婶，你就是有福气，儿子孝顺，日子舒服。

是呀，儿子孝顺才心安，他每次总是买很多，直到我说，儿呀，妈实在拿不动了，再买，妈就回不去了，他这才不情愿地停了买。你看吧，这些都是省城里最好吃的东西呢？

可是，有一天，不知道谁说，王婶越来越小气，儿子官越做越大，分给我们吃的却不是省城里的食品，这鸡爪、这蛋糕、这饼干、这瓜子……包装上打印的是县城的商场，还有羊肉干、牛肉干，没几样是省城的，她却说是省城的，这不是骗人嘛。

大家说的话，终于被风刮进王婶耳朵里。王婶不由得手抖起来，脸红一阵白一阵的。她看着家里的那些食品袋子，都印着“玉清县中心超市”的字样，心惊悸得直战栗。

更有风言风语，说好久没听到王婶儿子的消息，估计是贪污受贿被双规了。

李大娘听了，心“咯噔”一下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她支配她当主任的儿子去了一趟省城。两天后，村主任带回一条爆炸性的消息，说王婶的儿子是为了破一个大案，十多天没睡觉，心脏病发了，走了。

农村人口里走了就是死了，医学上讲就是猝死。大家惊悸、沉痛，就这样沉寂了好久，才有人唏嘘着轻声说，不是还不到四十岁吗？正是身体棒的时候吗？怎么就走了？李大娘抹了一把眼泪叹道，我就是生一个她那样优秀的儿子，折我十年阳寿也值啊！李大娘又说，难怪，近两年，王婶都是清明节才去省城。

